

16746

共4册



孔子家語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

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

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老經

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

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听各訪交相對問口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持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垂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

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早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

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

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奪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

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_{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

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

字彙曰志與固同

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

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

崑

大明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仲春二月壬寅後學柳

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家語題辭

按孔子家語爲論語備遺之書述以門人故寡要雜
於附會故亂真其完本百篇漢得自秦而竟歸諸呂
諸呂誅書散落贅贗殆不可辯孔安國得古文本孔
壁間易以今文會進中輟戴聖攘取以用禮記冒已
功以泯前迹劉向所校正二十七篇要當時本也孔
子二十一世孫猛學于王肅請從序正凡四十四篇
要今本也晦翁謂孔叢子後來白撰刪書須註刪去
之意記論語者留下家語爲至今病痛意今之禮記

無異古者看書祇看純處雜處放過硃璞其無足相
掩也紀年肅已疑其誤夫子豈忍于鯉為設事之詞
是集何燕泉手註致慎重其間闕所不知又別為外
集俟考有功吾夫子甚大

正德辛巳夏仲後學見素林俊題于雲莊青野

孔子家語總目錄

○元集卷之一 凡五篇

始誅

相魯

大昏解

儒行解

○元集卷之二 凡五篇

五儀解

問禮

三恕

好生

○元集卷之三 凡五篇

弟子行

賢君

觀周

辯政

六本

○亨集卷之四 凡六篇

辯物

哀公問政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八官

○利集卷之五 凡五篇

困誓

五帝德

五帝

執轡

本命

○利集卷之六 凡六篇

論禮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貞集卷之七 凡六篇

冠頌

廟制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正論解

○貞集卷之八 凡六篇

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本始解

七十二弟子解

終記解

總目錄畢

孔子家語卷之一元集

後學柳陽何孟春補註

聖府永明書院校刊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禮記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長幼異食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疆弱異任作也力男女別塗記道路男子由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已上養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記樹已上送死之節不

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定公銘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 定公

孔子八年乃別五土之性 五上山林川澤 而物其所生

之宜 如高黍下 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

之南 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

或耻之乃塋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溝水道季氏始欲

於墓外故孔子為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 謂

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 彰已罪即

謂自旌 今合之所以拊夫子之不臣 按此左傳作 由

司空為魯大司寇 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

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設汙而不用無

奸民 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揚倛 注引家語曰沈猶氏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漬奢後

會于夾谷 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 孔子攝行相事

十年五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之會禮

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襄公六年齊滅

之今黃縣以兵鼓諺凡糾切劫定公左傳犁彌言於齊

有萊子城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子歷階而

進歷階登階以公退曰士以兵之今士官以吾兩君

為好脩和好裔夷之俘裔邊塞萊已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之中國有禮儀夷不亂

華中國有服章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

鬼於德為慤義慤左傳作愆失也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教辟俳優侏

儒戲於前併優倡優侏儒短人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不取登第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公

羊傳史記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

慙色將盟齊人加载書執筆加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戎馬

十二人干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濟北陽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嬖臣子猶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

象形背上負尊皆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

也或云如野哭之享而既具具犧象嘉樂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是用粢稗也粢穀不成者用粢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

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謹龜陰也今蛇丘縣有灌亭

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北

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謹龜陰魯邑

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

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朱

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

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

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庶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

賢者不為况聖人乎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

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

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

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

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

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其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孔子言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於定公十二年孔子曰家不藏甲稱大夫邑無百雉

之城公羊傳注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二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雉也今三家過制三家孟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三家之邑邱費成也公羊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季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為乎帥師墮邱師墮費孔

子有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帥師墮邱師墮費雉者何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因費音宰公山弗擾左傳作率費人以襲魯

季氏將墮費叔孫輒不得志於季氏故因費宰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費邑季登武子之臺武子季費

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勒士衆下伐

之費人北音敗左傳國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

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

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

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

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

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徂召孔子事

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

與左傳所

遂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

載矣矣

政化大行

據左傳叔孫氏先墮邱至是墮費將墮成

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

五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偽不知
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居無幾齊既
女樂而孔子行矣使父其
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有喜色仲

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

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於是朝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官卯各

戮之於兩觀之下劉向說苑作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觀門闕

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也尸於朝三日陳尸於朝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名為衆所聞今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荀卿子作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故說苑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天下有大惡者五荀作人有五劉作夫王

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逆荀作達二

曰行辟而堅辟讀如僻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

異怪之事記醜王制五曰順非而澤順意為非此五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

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擻擻鳥徒成黨擻聚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衆

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苟作飾其彊禦邪營衆營讀如熒言惑衆也

足以返是獨立

人彊剛悞禦抗也返是以非為是獨立

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驗也五者皆有辨智聰此

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其偽而已足以致此

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君子之所以必誅此非而深恨其險堅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

逆僻偽醜非者小人狹才為惡而能成黨榮衆獨立

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苟夫殷湯誅尹諧作

作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沐文王誅潘正

尹諧潘正事未聞

周公誅管叔

管叔與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

太公誅華士

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商華昆

任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

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

-5 200 45 945" data-label="Text">

日嚮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

其彊禦

是獨立

不可不除

夫殷湯

周公誅

管叔

太公誅

華士

管仲

付里

乙

而

同

惡

故

不可

赦

也

-5 830 45 945" data-label="Text">

詩曰

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苟作飾其彊禦

邪營衆營讀如熒言惑衆也

人彊剛悞禦抗也返是以非為是獨立

君子之所以必誅此非而深恨其險堅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

逆僻偽醜非者小人狹才為惡而能成黨榮衆獨立

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苟夫殷湯誅尹諧作

作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尹諧潘正事未聞

管叔與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

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商華昆

任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

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

日嚮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

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償罰勸禁也君之所以

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

以望之則望誰為君子是以誅也

-5 400 45 830" data-label="Text">

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

史付

事未聞

凡此七子

皆異世

而同誅

者以七子

異世

而

同

惡

故

不可

赦

也

詩曰

憂心

悄悄

-5 200 45 400" data-label="Text">

愠于

小人成群

斯足憂矣

已上苟子同說苑

此五者皆有辨知

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

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

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康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

湯誅蠲沐太公誅潘正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

析

史

凡

此

七

子

皆

異

世

而

-5 400 45 945" data-label="Text">

同

舟篇

悄悄

愠

于

群

小

風

相

貌

愠

愠

愠

愠

愠

愠

愠

愠

愠

-5 200 45 400" data-label="Text">

愠

折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謂矣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朱子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懷而畧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坐部禮執之此獄解見三月不別不辯決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焉季孫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無道以就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荀作其父

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荀作上失之下不教以孝荀作不而聽其獄是殺不

辜也刑當其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音不治犴亦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三軍大敗由訓練

不當夫慢令謹教謹嚴徵斂無時暴也荀作今

也無時不誅責成荀作不暨也政無此二者荀作

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

身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

豈有以告孔

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心惟曰未有慎事之意必教而後刑也慎同順書康誥篇周公命康叔

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

惟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

抵犯者自責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服行

其教未至也自行然而猶不可從民不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苟作廢不能以單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出威令若

之單盡也謂黜削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

賢以其素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單之其素三年而百姓往矣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

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

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

年與之終先德而後刑也荀子曰先脩正乎在

已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曰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詩小雅南山篇氏本毗輔是以威厲而不

試但抗其威刑錯而不用錯與措同置也如今之世

則不然亂其教教令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

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岸崖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任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陵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也數仞之墻而民不

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也

憑音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戕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害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何之牆民不能踰百何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

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

文飾衣有文飾者也容璣史作康樂

文馬四十

文飾其馬十乘以遺魯君史孔子攝

名也 舞曲也 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

南高門外

高門城門名 季桓子微服往觀之番三將受焉

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

周備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為曹往

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祭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

猶有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論語三朝交而祭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不脫冕而行孟子謂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言仕不遇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故且如此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

行乃作荷藺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

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今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

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是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希於

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

然而懼摠衣而退摠挈也負席而立負荷也有頃孔子顧

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

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子以成

德為行日可見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

矣尊是以非德道不尊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德

而見於行然後明明德尊道非二事也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音遙尚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

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死

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政之不

中君之患也君出政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令若乃什

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徹其實皆十一也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

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關譏市廛皆

不收賦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與言與服之不稅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與言與服之

其貨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取民制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老老而民興上樂施則下益

寬寬裕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仕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知耻守節一有廉耻之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率之七者脩則四海

無刑民矣民不犯罪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

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諸侯皆知而來王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士皆願立於朝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

欲耕於其野商賈欲歲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賓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主王拜受之登於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然後因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

卿也而曰天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役者爵為公爵也大德小賢役大賢不見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位定然後祿之

祿之者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是也而曰天下者祿為公祿也

天下之士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則天下名譽

與焉天下皆歸其善而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讟

於鍾鼓之聲管鑰之音即傳曰有聲之聲不曾子曰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其曷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子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惠

德也記作固臣敢無辭而對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

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論語其身正不令

夫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婦夫

而日舉矣物猶事也綱正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以節之使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於敬而大昏為敬之至也

夫子言為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

所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

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

至於兄弟以御子家邦所以為政之序未有不自夫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

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

之所大昏至矣敬而至於大昏既至冕而親迎

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

即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

之義親迎也者記無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

見後親迎也者此句無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是故君

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

於親之中有敬存焉是親之也者敬之至也

子以敬為親以記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

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克之其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為之主者以后夫人

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為之

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為嗣子而言

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

稷以為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

也又曰子者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

親之後也

聞此言也也固陋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無能設問請少進

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天地化醇男女構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為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為重矣記

君何謂已重焉下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妻子也妻必冕而親迎蓋有道焉記無蓋焉二字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為親代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為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

奉吾親者必踈無後則下所以繼吾親者不遠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自妻言則本在身矣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皆推已以及人君行此三者則愾

乎天下矣愾猶也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此即

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也已

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為敬身云云

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

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衛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斯之子曰國有聖人

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

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已國有賢人而以資

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史記冉有為季氏宰

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

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

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解魯即此事也時

哀十一年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降東

孔子賓階自西升堂立侍公曰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逢掖大也肘掖之處裁製寬大大袂禪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布冠章

明也所以表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逢掖

章甫宋冠丘未知其為儒服也記作丘不所儒服言服非所重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

之乃留更僕臣之擯相者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所以籍物珍自費也夙夜強學以

待問學博而後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慎云云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

為富二求字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

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不可劫不可迫故可殺不可辱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

溇侈溇厚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儒謂

於義理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甲鎧冑兜蓋干櫓小櫓大櫓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定何物能免我哉其自守有如此者

守一政立此下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

之以和為貴論語也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忠信之美禮優

游之法也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慕賢而容眾

慕知所親毀方而瓦合方毀其圓而方合其方復圓

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與

避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課其功累其事績効顯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接

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不顯其諫龐而翹之又

急為也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任其

自然不為矯飾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隨其所進不輕進止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異視此為詳凡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

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孔子家語卷之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大者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尊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也不足以知禮

公一作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記作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為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為之儀節也

節事天地之神以該百神之祭也非禮則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

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昏姻親族疏數音朔之交也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

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

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函見曰數自

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

指禮而言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非人難

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

行耳無所疆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

不廢其會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節云云也飲食人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禮禮之始也始猶起

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禮之始也始猶起

能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之擘記作擘黍擘豚之擘

加於燒石上汗罇而抔飲而以手搗飲也罇罇而土

俟熟而食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

而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享於誠也昔之王者昔者

記此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云云未嘗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夏則居橧巢

記作橧巢集薪為巢木處避暑也暑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

燔黍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鳥羽後聖

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

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

以為臺榭宮室戶牖

以

曰臺臺有木曰榭室之中者曰宮宮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以炮以燔以烹

以炙鑊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烹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為醴酪醴一

宿酒酪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治其麻絲以為布帛絲成曰帛以上百工之

謂皆歸於聖人之作者是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

先祖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興也

遂幽明無感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

有以備朝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備有以

廷之禮記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自成猶備也

家之禮是謂承天之祐云云此禮之大成也自成猶備也

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云云此禮之大成也自成猶備也

之神得以節事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以辨男女父子

兄弟昏姻親族疏數之交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

五儀解第七

禮之大成非始諸飲食簡陋者可比此君子之所為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古者侯王自欲論魯國之士

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

邪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志記居今之俗服古

之服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舍此而為非者不亦

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章甫殷冠絢王肅云履頭有拘節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為紵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紳大帶也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

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統與冕同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衰

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

車之大者葷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

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

有辟領孝子哀感無所不在管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木亦鮮

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人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

五者有庸人有士人苟無此人字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荀作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

人荀作敢問何如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

終之規事無遠慮不克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也不

擇賢以託其身無可不擇士而不力行以自定道以不遵

歸宿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曹於其事從物如流不

知其所執奪於外誘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

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日五鑿

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此則庸人也

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

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

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定知所務矣計有所守定計而有所守

知所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循也道術之本不能盡而有

道之可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之美不能

備而有善之可處計有所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子

未之能行唯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而已矣行不

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

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公

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善人人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

為德亦通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於善也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不專荀作爭篤行信道自疆不息篤敬信見之真也專荀作爭

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也此

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閒行中規繩閒界限規所以為

為圓繩所以為

也直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

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而荀作行中規繩

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宛音財蓄也施則

天下不病貧富則為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私財施

財荀作富有天下而無怨此則賢者也荀作如此則公

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聖

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闔陽開變通無方窮而變變而

而獨契機之先窮萬事之始終循者而克摠要之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明並日月日重光月

重化行若神所適者化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

帝之則帝力此則聖人也此節前作所謂大聖者知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

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摠要萬物於風雨膠肫肫其事不可

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

則可謂公曰善哉荀作哀公曰善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為魯哀公問舜冠於孔

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

苑起章同荀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立亦無

而此獨合之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所聞焉之問也立小人也何足以知之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

之問也立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

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榱桷一作棟俯察机筵俯察荀作洗見周禮其器皆

存而不覩其人荀作其器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荀作則哀將君昧爽夙興昧闇也爽明也謂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君

搯冠平明而聽朝一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荀作

物不應亂之端也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又之左右問故

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

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寘去聲諸侯子孫去國而往來

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昃

君之未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則勞將焉

庭者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公以戒公君緬然長思緬遠

若不脩德亦將有奔亡之勞也然意出於四門國四周章遠望周章即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

且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荀作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

至矣說苑同荀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

事則政治何有矣制治保邦在是敬身用人而已

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

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

事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

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

大則能攻人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

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

百姓皆歸之荀違

此道民畔如歸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為民惠也王

而不禁關譏市壅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

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

百姓亦可謂善職言

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

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

山又作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今本無

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幟皆插

羽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繽紛冗亂貌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說苑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

舉旗執馘舉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濟模朗切澆余掌切之野濟澆空曠貌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緇衣白冠兵凶事故

尚編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董籛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說苑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深鑄劍戟以為農器有

枝兵也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苑

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擊賜又何僊上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子曰吾所

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

子遊於景山之上下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

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立將啓汝子路曰由願

奮長戟滋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

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難壯士列

障塵埃漲天賜不待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

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

孔子曰回何有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

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啓汝顏淵曰願得

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

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

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遠莫不釋兵福臻乎

天下咸獲永寧煇飛擲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

其事於是君緩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

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

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

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下云云茲不錄 ○季

羔為衛之士師刑官曰士刑官曰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崩

之亂左傳衛靈公子崩賸耻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

賸魯表十六年晉納季羔逃之走郭門說苑子羔為

足衛之君臣亂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地

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

古人凡在下者對頌側法令先後臣以法也傾側示之

貴者言皆謙稱臣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君子其道固固然說苑天生仁人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悅說苑作脫使脫難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

孔子於衛君者日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

而親刑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

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

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今先後

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

性仁心固然也此臣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猶加嚴暴則樹怨說苑善為

不善為吏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春按此在魯聞之

者樹怨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

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

六年矣其憂孔子卒○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以太妙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

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

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一作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

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同○子路為蒲宰

蒲衛邑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溝

深廣各四尺洫倍之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單竹器食飯漿米汁也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

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藏穀物曰倉廩有至曰廩以賑之一作給

之食而以爾私餽之食私食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

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

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韜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

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

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拂然怨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

而由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藜，蒺藜也。藿，豆葉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

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釜十鍾。累紉而坐，列鼎而食。

足兩耳和五味之食器。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說苑

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者也。○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

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怨

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或問：抑奸在斷而已，必

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寬以正，可以容。綴恭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同。如此加之治也，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

怨也有親不能孝一作報有子而求其報一作孝非怨也

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荀作聽非怨也

也士能明於三怨之本荀作士能明此則可以端身矣明三怨之

本謂求諸身而忠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端身正已也也正而正人不為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怨

而能喻諸人○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一作者未之有也

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

其德大戴禮少不諷誦壯不論議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做學者有而不施

貧無與也無所往託說苑東問子嘗富貴而後乞人

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是故君子少思其長

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荀無三其三務

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

窮而不可得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桓公名軌有敬器焉傾

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敬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敬器至漢東京

猶在御坐當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

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

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故常置於坐側孔

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

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

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

中則正滿則覆荀作弟子挹水而注之夫子喟然嘆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

博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

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損之又損之即持滿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下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士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者守之以卑人

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濟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

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

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

子觀桓公之朝有器焉謂之宥孔子曰善哉予得

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

覆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特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

貴廣天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

子



原件短缺

P16

齊以受教矣

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雉鷄

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此蓋初見時

○楚恭王審出遊亡鳥嗥

之弓

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鳥嗥弓名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

龍鬣鬣後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鳥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

說曰鳥號弓者拓桑之技枝條暢茂鳥登其上垂下

著地鳥適飛去從後發殺取之為弓因以鳥號名耳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

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

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也

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味

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肥上說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

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

其所由始比三皇五帝之德也嗚呼德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

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虞芮二國 虞在河東大陽縣 爭田而訟

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盟吾信之仁也 周文王 盍往質

之 質正也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二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

不

不

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言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

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

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

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木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

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

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

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人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

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

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

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

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魯人

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

室釐與夜暴風雨

室釐與夜暴風雨

室釐與夜暴風雨

室釐與夜暴風雨

室釐與夜暴風雨

室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

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婦人曰子何不如柳

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以體覆冒曰國人不稱其亂

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

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

之至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言破道關詩國風首篇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

之有別雌鳩生有定偶偶興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鹿食苹則聲啾啾而相呼

義道孟子謂詩以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

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

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鳩陰之兆也蒹葭霜露變

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思也臨有荷華君子

之德也匪鱸匪鱉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瘁也蓼

莪常棣知孝女也繁蘩行葦見信也葛藟編而羔

裘忘也蟋蟀原而時游春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

方香之奪也匪得諼草言采其毒憂思之深也柞

斯後候薪候蒸盛衰之義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

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護也引而

申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

閔雉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微

一事察一辭審一枝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